

# 关东山 复仇记

冰江★著

看黑土地上的铁血抗战传奇

他是一个大户公子，他一腔报国豪情，他身背国恨家仇



**一股气，浩荡白山黑水 一段仇，点燃关东热血**

土匪，抗联，热血儿，演绎疾恶如仇的民族抗战史诗  
阴谋，谍报，身世谜，构筑惊心动魄的英雄成长故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关  
东  
山  
复  
仇  
记

目 录

- 第一章 窝藏人犯\_1
- 第二章 拜把子\_12
- 第三章 惨烈的杀戮\_24
- 第四章 莽撞的刺客\_37
- 第五章 落草为寇\_50
- 第六章 第二次行动\_65
- 第七章 军师之死\_76
- 第八章 追 凶\_93
- 第九章 平 叛\_117
- 第十章 决战神鞋顶\_132

# 关东山 复仇记

- 第十一章 大围剿 \_156
- 第十二章 西 征 \_177
- 第十三章 雷炎，走好 \_203
- 第十四章 一意孤行 \_220
- 第十五章 女兵生死线 \_230
- 第十六章 英雄的末路 \_246
- 第十七章 苏联整训 \_259
- 第十八章 王者归来 \_272
- 第十九章 最后的真相 \_283

# 第一章 窝藏人犯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不一样的七月。

北隆镇位于东北，是松花江北岸的一个商贸小镇，是绥化地区的最大的山货集散地。

北隆镇有一条主街，名字叫北隆大街，长街两旁尽是商铺。中药铺、客栈、酒馆、茶社、山货店、大烟馆、马市、窑子房，凡是繁华城市有的，在这个江北小镇上都可以找得到。正是应了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北隆镇又有“江北小哈尔滨”的雅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同年底，北隆镇就沦陷了，至今已经历五年的日本高压殖民统治。在北隆镇的伪镇政府大门两边，各挂着一面日本国旗和一面伪满洲国国旗。两面扎眼的旗帜迎风飘扬，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大东北是伪满洲国的东北，是大日本帝国的东北。在这五年里，一些有血性的爱国人士成立过反日的“大刀会”和“红枪会”等大小反日反满组织，但是都遭到了关东军和伪满政府残酷血腥的镇压。这些爱国人士的人头都被悬挂在了北隆大街十字路口的那几棵大柳树上了。血淋淋的人头正摆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让一些反日的国人又愤怒又恐惧。至此，北隆镇就再没有出现过反日的组织或个人，镇中人似乎逐渐已经适应了日本的统治。直到有一天，一场大型的示威游行惊醒了人们麻痹且沉睡的生活。

北隆大街还如往日一样热闹，大街两旁的商贩叫卖声嘈杂于耳。

隆兴昌山货店的掌柜薛少浦带着儿子薛洞天从十里外的张家堡探访亲友回来，过了通肯河，驶过百草甸，家仆佟四儿驱着马车便进入了北隆大街的北街。

这次去探访的是薛少浦的二叔薛苍阁，薛苍阁今年六十有四，没有子嗣，老伴儿五年前去世，自己就住在张家堡村西山脚下。薛少浦今年五十四岁，年龄只比自己的二叔小十岁。薛少浦和二叔的感情很好，多次要接二叔到镇里给其养老，可是一次次被薛苍阁婉言拒绝了。无奈，薛少浦只得隔几个月就来看看二叔，并且送来一些米面和钱财。薛苍阁是个无欲无求的老人，只留下自己够用的，多

余的仍强制性返还了。

马车上，薛少浦看着两旁的闹市，神色悦然地说道：“看着这热闹的北隆大街，真希望今年入秋还能多收些山货，再卖个好价钱啊。”

坐在一旁的少掌柜薛洞天对于父亲的生意问题毫无兴趣，只是简单地附和了一句：“嗯，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薛少浦听得出儿子言辞敷衍，叹道：“洞天啊，你啥时候能对做生意有兴趣啊？爹老了，就你这么个儿子，你姐要是出嫁了，成了外姓人，店里这摊子以后都得指望你了。你要是再不往这方面悟，那咱薛家这份祖宗的产业就得崩落在你的手里了。爹在九泉之下，咋见咱薛家的列祖列宗啊。”

薛洞天虽出生在商户人家，父亲是北隆镇有名的山货店商人，经过薛家的三代的苦心经营才得以有这份家业，也属来之不易。可是，薛洞天自小对做生意就毫无兴趣，更别提往生意这方面悟了。薛洞天虽不爱做生意，但是却喜好武枪弄棒，常常和镇里的一些纨绔子弟在一起打架斗殴。他虽生性好斗，但是却很有分寸，从未惹出甚大乱子来。

对于儿子对生意的冷漠，父亲薛少浦也想过一些办法往生意方面引导。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记得有一次，薛少浦请了一个有名望的老账房先生来教薛洞天打算盘，可是仅仅教了一上午，那老账房先生便找到薛少浦，恳求回家，不愿再教其儿子。薛少浦问其缘由，原来，薛洞天竟然把算盘拆了，用算盘珠作弹弓的子弹，打碎了老账房先生的眼镜。至此，薛少浦无奈了，只希望儿子逐渐长大慢慢会潜移默化，对生意有所兴趣。

薛洞天听得父亲这些教导的话，自小到大已经听了不下千遍了，每一次都是以沉默无言作回应，这次也不例外。薛洞天只是把嘴一撇，侧头观赏两旁的景致。

薛少浦见儿子依旧如此姿态，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叹道：“洞天啊洞天，你整天地厮混市井，不知理会生意，你早晚要把我气死啊……”

父子俩这种微微的不愉快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绝不影响父子俩在生意问题以外的感情。薛洞天是个孝子，但是在对生意无兴趣问题上，他却从不向父亲做出半步妥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有一个梦想，要做英雄，要做一个薛仁贵那样的英雄。

家仆佟四儿很习惯地听着这对父子的对话，仍旧保持着缄默不语，只是会时不时地地面露微笑，专心地驱赶着马车。

马车驶过北隆大街北街、中街，到了南街之后，再行个三四十米就到薛家

的隆兴昌山货店了。

薛家的隆兴昌山货店在这条北隆大街上，是几家有名的大山货店之一。每年入秋后，买卖山货的商贩或顾客络绎不绝，可谓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这隆兴昌山货店店面很大，店门的金匾上赫然书着“隆兴昌”三个正楷大字，显得格外气派。店铺是属于店宅结构的，前面的两间房子是山货店，后面的三间房是薛家人日常生活居住的地方。店面和住宅之间衔接着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小宅院。

“吁……”佟四儿勒住马缰，马车停在了隆兴昌门前。薛洞天“噌”的一下就跃下了马车，佟四儿扶着薛少浦也下了马车。

“呦，掌柜的回来啦！”店里的伙计锁柱见薛少浦等三人回来了，忙放下手中的活迎了过来，把马拴在了门前的马桩上。

薛少浦等三人进了店门，入了正厅，迎面走来两个面露悦色的女人。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看似母女。年长的体态丰盈，个子适中，面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脂粉，尽显靡华之态。年轻的身材高挑，长相可人，皮肤白嫩，简如吹弹可破，尽显多姿少女之色。这两人不是别人，一个是薛少浦的妻子宫灵倩，一个是长女薛冬梅。

宫灵倩和女儿薛冬梅迎上前来，薛冬梅欣喜道：“爹，弟弟，你们可回来啦，我和娘都想死你们了！”

宫灵倩面带微笑，向薛少浦点了点头，意思是在问候，薛少浦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可见，夫妻之间的情感传递方式是多么地微妙，多少内涵尽在一笑之中。

“就你嘴甜，这才走几天啊，要不是我说有事急着要走，你二爷还不让我走呢，呵呵。”薛少浦也微笑道，“洞天还没待够呢，说这乡下就是比镇子里好玩儿！”

宫灵倩掩嘴一笑，看了眼儿子薛洞天。

薛冬梅冲着薛洞天笑道：“都多大了，还贪玩儿，都是相了亲的人啦。”

薛洞天斜了一眼姐姐，撇嘴道：“还说我呢，你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没出门子呢，别臭到咱家啦，呵呵。”

“你……”薛洞天说到了薛冬梅的短处，薛冬梅皱着鼻子，只说一字，至此无语了。

薛冬梅今年二十二岁，比弟弟薛洞天长两岁，正值婚龄。在旧社会的东北，这二十多岁的女子已经算是大龄女子了，若是再不出嫁，是很难找到称心的郎君的。到那时，就连媒婆都得思量思量，这家闺女到底有无病症，怎么至今不曾嫁人。其实，薛冬梅身体无疾，只是眼光太高，所相见的都不称意。不是嫌张三有

钱无德，就嫌李四有德无钱，就算是有钱有德的王五，可能也是嫌人家容貌不够俊朗。所以，久而久之，一直拖到现在，也成了薛家夫妇的一件愁事儿。

至于适才薛冬梅说薛洞天相亲一事，也就是半个月之前的事儿。半个月之前，薛少浦见儿子已经弱冠成年，便托媒人给儿子介绍了一个地主家的闺女，名字叫张凤儿。薛洞天和张凤儿相识感觉还不错，薛家的订婚钱其实早就送到张家了，只是还没来得及举办订婚仪式而已。张家是个大户人家，户主叫张汉章，有几十垧地，就住在北隆镇百里之外的北沟屯。

薛洞天和姐姐薛冬梅笑着掐了几句，使家中增添了不少欢乐温馨的气氛。

薛少浦环顾了一下厅子的四周，见着忙碌的伙计们，对妻子宫灵倩说道：“几日不在家中，最近店里的生意咋样？没啥事儿吧？”

“少浦，你就放心吧，一切都正常着呢，呵呵。昨天又卖出去了三十盒鹿茸呢。”宫灵倩微笑着汇报了一下近日店里的情况。

薛少浦满意地点了点头，道：“现在是淡季，鹿茸能卖出三十盒，已经很不错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

“赶走蛮夷，强我中华！”

“全国人民大团结，赶走侵略者！”

薛家人正说话间，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了一阵阵呼喊声，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已经临近隆兴昌山货店了。

薛家的人都听见了这呼喊声，相互对视了一眼，面带迷惑。

薛少浦眉头微皱，自语道：“好像是游行的声音……”

“游行？！”宫灵倩和女儿薛冬梅不约而同地诧然道。

薛少浦点了点头，与此同时，薛洞天翻了翻眼珠子，身子一闪，早已蹿出门去。

“洞天！你干啥去！”薛少浦见儿子奔出门去，担心地喝问道。

薛少浦忙嘱咐家仆佟四儿：“四儿，赶紧跟过去，别让洞天惹出甚乱子来！这小子，我最不放心他！”

“哎！”佟四儿应声而去。

宫灵倩秀眉微攒地说道：“这街上好端端的咋整起游行来了？”

薛少浦浓眉压得有些低，忧虑地说道：“自从那次清剿红枪会以后，三年来这北隆镇都是安安静静的。街上突然出现了游行，看样子是出了大事儿了……”

薛冬梅眨眨巴眨巴眼睛，问道：“大事儿？啥大事儿？”

薛少浦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地说：“听着街上的呐喊，看来是和日本人有关联……”

薛少浦说完，也大步地踱出门去。来到店铺门口，大街两旁站了好多围观的群众。薛少浦用眼睛扫了一周，看见了儿子薛洞天正踮着脚尖，冲着脖子饶有兴致地观望，佟四儿就紧紧地站在他的身后。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

大街的正中央有十多个男女，学生模样，高举白底黑字的大横幅，呼喊着重反日的口号。他们个个斗志激昂，紧握拳头。在人群之中他们就是一处独特的风景，在一堆俗芳中就是一朵朵艳丽的奇葩。

薛洞天睁着大眼睛看着这十几个青年高举的反日大横幅，倾听着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所见所闻，着实让薛洞天这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激动不已。

这十几个示威游行的青年脚步逐渐放缓，其中一个身着长衫、带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登上一处闲置的木箱子，昂首挺胸，单手掐腰，慷慨激昂地说道：“乡亲们，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在经历了‘九一八’的血腥蹂躏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前几天，于七月七日，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们！我们不能再这样沉默下去，不能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不要做亡国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那长衫男青年高举拳头，高声呐喊，其余的十几个青年也高举拳头齐声呐喊。围观的群众受氛围的感染，也随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十几个爱国青年的强烈影响下，做了三年沉默羔羊的北隆人，开始逐渐地苏醒了，内心深处的斗志缓缓迸发。

薛少浦站在人群后的一角，内心深处也有一股火热的力量隐隐地颤动。作为一名中国人，他何曾不想把日本人赶出自己的家园？但是以他这个生意人卑微的力量难比登天。另外，如果自己加入到反日的行列，那么自己的家人、祖业，将会完全断送在自己的手中。在民族大义和家人安危与祖业兴衰的权衡下，他只得选择沉默，在日本人的裆下平静苟且地活着。他内心，充满着矛盾。

薛洞天内心无比地狂热，挥舞着拳头，激动地随声高喊着。从他那充满火焰的明眸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心中报国安邦、抵杀敌寇的无比决心。

“嘟嘟……”忽听一阵阵刺耳的哨响，围观的群众的呐喊声骤然而止了。

镇子的伪满警察队和日本的宪兵队来了！

二十多个日本宪兵和十多个伪满警察手持枪械，横冲直撞地朝那十几个示威游行的青年奔来。一时间，在场围观的群众慌忙避让逃窜，顿时大街上乱成一团。水果摊位被掀翻，茶社的杯壶粉碎于地，写着反日标语的大横幅落在街上，被乱成一团的人们随意践踏。有的孩子被死死地挤在人群中，吃痛而嘶声哭喊。有的鞋子跑丢了，来不及寻回，只得光着脚丫逃命。

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像粗毛野兽一样，在人群中拳打脚踢，打出一条通道来去抓那十几个游行示威的爱国青年。那十几个爱国青年见到伪满警察队和日本宪兵队来抓人了，都急忙散去。那些爱国青年拥挤在人流之中，漫无目的地奔逃。

薛少浦见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来了，街上乱成一团，目光忙瞄向儿子薛洞天。只见薛洞天和佟四儿被挤在人群之中，左晃右晃，正朝自己店铺的方向行去。薛少浦担心儿子的安危，害怕伪满警察或日本宪兵伤害到薛洞天。双脚想往那边走，可是人群拥挤，过去又绝非易事，只得抻着脖子看着儿子，干着急。

薛洞天和佟四儿好不容易从拥挤的人群中走了出来，此时他看见了适才站在木箱子上演讲的长衫男青年。那长衫男青年猫着腰，缩着脖子窜走在人群之中。薛洞天环顾了一下左右，突然走上前去，一把抓住长衫男青年的手。长衫男青年猛地一惊，薛洞天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头一摆，示意他跟着自己走。长衫男青年快速地打量了一下薛洞天，敏锐的眼光洞察出薛洞天并非恶人，点了点头，随着薛洞天行去。佟四儿见薛洞天带着那长衫男青年从人群中出来，先是微微惊愕，但是没有说什么，三人迅速地走进了隆兴昌的店门。

薛少浦见薛洞天和佟四儿领着一个长衫男青年闪进了自家店内，顿地心中微微一凉，急忙快步进入店中。刚跨进店门，薛少浦便吩咐伙计锁柱赶紧关上店门。

慌乱的人群大概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逐渐地街上的人流稀少了，最后只剩下伪满警察和宪兵，还有被抓到的十几个示威游行的爱国青年。那十几个爱国青年依旧斗志激昂，口中仍不停地喊着反日口号，最后被伪满警察用东西塞住了他们的嘴巴才得以安静。大街两旁的摆设被拥挤的人流和伪满警察队及日本宪兵队搞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薛少浦大步径直地向自己宅子行去，进了里屋，碰上了妻子宫灵倩。薛少浦忙问道：“洞天呢？”

宫灵倩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说：“在书房呢。”

“他是不是还带了一个人进来？”薛少浦言语中有些紧张。

宫灵倩点了点头，说：“嗯，他说是他的朋友。”

“坏了，坏了，这个洞天啊，胆子真大啊，他惹了大乱子啦！”薛少浦急得额头上渗出了少许汗来。说罢，薛少浦大步向书房行去。

宫灵情感然地想问其原因，但是薛少浦已经进了正门。

书房里，薛洞天和那个长衫男青年坐在椅子上说着话。通过短暂的相聊，彼此都知晓了名姓。长衫男青年见到薛少浦进来，神情骤然紧张。

薛洞天见到父亲进来了，对神情紧张的长衫男青年说：“不用担心，不是外人，这是我的父亲。”

长衫男青年起身向薛少浦点了点头，薛少浦暗自叹了口气，也向那长衫男青年点了点头，表示问候。

薛少浦向前走了几步，问道：“你叫啥名儿？多大？是哪个学校的？”

长衫男青年回道：“小生叫孙伯仲，不是学生。实不相瞒，我是中共北满省委的，我是北平人，今年二十八岁。”

薛少浦皱了皱眉，说：“你刚才在外面说日本人打到北平了？是真的？”

孙伯仲有些激动地说道：“公历七月七号那天，日本军队对驻卢沟桥的中国守备军发动了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如果国人再无动于衷，那么华北便会是第二个东北！我是奉北满省委的命令，在绥化一带搞反日活动的。被抓走的那些人，都是北隆镇上的学生，他们都是好样的！”

薛洞天听着孙伯仲的话，情绪也有很大的波动，气愤道：“该死的日本人！他们为啥要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他们应该滚回他们的老家去！”

“对！应该把他们赶回自己的老家去！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孙伯仲目光炯炯地说道。

薛少浦看了眼薛洞天和孙伯仲，叹道：“话是这么说，可是谁又有这个能力呢？孙先生，这里很危险，恐怕寒舍不宜久留啊。”

薛洞天听出了父亲的意思，说道：“爹，你这话是啥意思？”

薛少浦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我也是为了隆兴昌和薛家……”

孙伯仲也听出了薛少浦在下含蓄的逐客令，说道：“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也不想给您家添麻烦了，那在下就告辞了。”说着，孙伯仲就要走。

一看孙伯仲要走，薛洞天这下可急了，大步上前拦住，说道：“孙先生不能走，外面现在到处都是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出去了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爹，你不能让孙先生走！”

孙伯仲被薛洞天拦住了去路，薛少浦看着薛洞天，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沉默了片刻，叹道：“洞天啊，你可别意气用事啊！这不是小事儿，要是让日

本人知道了，那咱家就得遭灭顶之灾！这薛家上上下下，连店铺里的都算上，十多口人！爹不是不想留孙先生，孙先生是好样儿的！可是，爹得为这些人的命负责啊！”

孙伯仲从薛少浦的角度一想，觉得薛少浦还是有他的苦衷的，用感激的口吻说道：“薛掌柜的，我明白。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连累了大家伙儿。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告辞！”说罢，孙伯仲拔脚便直奔门外。

薛洞天不知犯了什么邪，突然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门前又拦住了孙伯仲，但是没有说话。

“薛兄弟，感谢你的再三挽留。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全置于老百姓的危险之上，还是让我走吧！”孙伯仲双眼注视着薛洞天，感激地说道。

薛洞天目光中透着坚定，开口道：“孙先生，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我知道。可是，老百姓不能不救一个不怕死的爱国志士！孙先生，你要走的话，那我跟你一块儿走！”

孙伯仲被薛洞天这些话说得心头一热，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自知拗不过这个薛家少掌柜。但是，还得看掌柜的薛少浦如何说。

薛少浦没想到性情有些固执的儿子，竟然固执到如此盐酱不进的程度。薛少浦气得声音有些颤抖，用手指着薛洞天说道：“洞天啊，你真是头犟驴啊！我咋生了你这么个犟种！一条道跑到黑的玩意儿，不撞个头破血流你是不肯回头啊！”

薛洞天年轻气盛，逆反心理很强，你越让我往东，我偏往西。薛洞天见父亲已经很生气了，自己也不想再用言语相激，干脆把脑袋一歪，沉默是金，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

薛少浦见儿子是铁了心地要留下孙伯仲，谁让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呢？要是不留孙伯仲，那薛洞天可能真得跟着走。最后，薛少浦无奈地做出了妥协，叹道：“孙先生留下吧，为了洞天，我也只能冒这个险了……”

“谢谢薛掌柜！”孙伯仲感谢道。

“谢谢爹。”薛洞天也说了句谢谢。

“虽然我同意孙先生留下了，但是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要是你让伪满警察队和日本宪兵队发现了，不但你要掉脑袋，我们薛家和全隆兴昌的人都得跟着你挨枪子儿。”薛少浦缓缓地说道。

“一定听薛掌柜的安排，等过了风声我就走。”孙伯仲回道。

薛少浦点点头，对儿子薛洞天说：“洞天啊，你把孙先生安排到西厢房那

间密室去。”

在薛家宅院的西厢房下面有一间地下密室，是在薛少浦的父亲薛苍亭年轻的时候修建的。奉系军阀时期东北的胡子多如牛毛，薛苍亭修建这间密室的用意是用来躲避胡子砸窑而藏身用的。后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隆镇，胡子也就很少来滋事了，所以密室就几乎不用了。

薛洞天把孙伯仲领出了书房，出了正厅的门，来到院中，顺着长廊往左一拐，向西厢房行去。

薛少浦依旧站在书房内，满目愁云，长叹了口气，坐在了一旁的红木椅上。他拿起桌子旁的一把长烟锅，塞满烟丝，划燃一根洋火点燃，“吧嗒吧嗒”几下，屋里瞬间弥漫起了惆怅的烟雾。

“少浦，你这是咋了？咋一脸不乐和的样儿呢？”宫灵倩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书房，站在了薛少浦的身边，见丈夫满脸愁容，面无悦色，关切地问道。

“这个洞天啊，真是一点儿都不像薛家的人！薛家的人哪有这样儿的？就是一根儿筋，一头犟驴！整天地武枪弄棒，厮混市井，可偏偏地不往生意这方面悟！”薛少浦又猛吸了几口烟，轻咳了几下，“他不往生意这方面悟也就罢了，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逼迫他。可是，他这回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把日本宪兵队抓捕的要犯藏在家中！”

“啊？”宫灵倩面上骤然失色，讶然道，“你是说刚才洞天领的那个小伙子是日本宪兵队要抓的要犯？天啊，这个洞天胆子也太大了，这要是让日本宪兵队知道了，那就完了！少浦，你同意那个小伙子留下了？”

薛少浦用力地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你那宝贝儿子出息啊！我要是不留下那个孙先生，他就要跟人家走！你说我咋整？我看我是上辈子缺儿子缺怕了！没辙啊，只能把孙先生留下。唉！”

“这个洞天，真不让人省心。”宫灵倩埋怨了一句儿子，接着担心道，“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咱家藏了要犯啊！”

“嗯。”薛少浦点了点头，“我已经让洞天把他领进密室了，过了风声就让他赶紧走。”

薛洞天领着孙伯仲来到了西厢房，薛洞天走近挂在墙上的一座老式壁钟前，用手打开钟盖子，伸出食指，拨了三圈分针，又拨了三圈时针。

孙伯仲站在一旁，皱着眉头，看得出奇。

奇迹出现了！

“吱——”忽然听见了身后有物体挪动的声音，薛洞天转过身子，孙伯仲也循着声音转身。只见二人面前的墙根处，豁然出现了一个地道的入口。地道的入口成方形，阳光从窗子透进来，正好照在入口上，入口边上有一个斜身而下的木梯子。再往下，阳光照不到了，黑洞洞的。

薛洞天微笑着看了一眼孙伯仲，说：“孙大哥，这里很安全，你放心吧！”

孙伯仲点点头，说：“嗯，真的很隐秘。”

薛洞天提灯在先，孙伯仲随其后，纷纷下了密室。二人下了木梯子，薛洞天把手里的油灯挂在了密室的棚顶，棚顶上有一个专门挂灯的铁钩子。借着幽暗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整个密室的一切摆设的。这间密室有三十多平方米，地上和墙上铺的俱是青砖，顶端有两根柱子撑着。东南角有一张床，床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床铺的对面，有一个书架子，上面整齐地摆满了各式陈旧的书籍。

孙伯仲扶了扶眼镜，走到书架前，微微好奇地问道：“洞天兄弟，这书架咋摆到这密室来了？”

薛洞天也走到书架跟前，笑道：“这书架是我爷爷的，我爷爷是个书迷，这些都是他这辈子看过的书。我爷爷临终前，害怕这些书被我父亲弄丢，特地嘱咐我父亲把这些书和书架移到这里来。”

“哦。原来是这样。”孙伯仲恍然地点了点头，“这么多年了，这些书在这里常年不见阳光，还不得发霉啊？”

“我爹隔三差五就命人拿出来晒的，所以啊，这么多年了，一点儿书斑都没长。”薛洞天顺手擦了擦书架上的灰尘。

二人无言片刻。

少顷，孙伯仲看着薛洞天，伸出手，二人双手紧握。孙伯仲由衷地感激道：“洞天兄弟，谢谢你！要是没有你，估计我现在已在警察局的牢里了。”

薛洞天不以为然地摆摆手，笑道：“孙大哥，看你说的，这都是应该的，还谢啥呢？你要是再说谢，你信不信我敢把你送到镇警察局去？”

孙伯仲也笑了，说：“那好，我不说了就是，呵呵。”

“这就对了！”薛洞天开怀地笑了笑，然后表情严肃了一些，问道，“孙大哥，你真是共产党？”

“当然是，我是北满省委专门派下来搞学生运动的。我发现洞天兄弟你是个英才，有机会我一定把你引荐给省委的其他同志。”孙伯仲无比认真地说道。

“那咱们这就说定了啊！”薛洞天悦然道。

孙伯仲微微一笑说：“没问题。”

“那就这样，孙大哥，你歇着，我会派人定时给你送饭。什么时候风声过了，安全了，我会来通知你！”薛洞天顿了几秒，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你要是上茅厕的话，就在入口处木梯子后面，有一个小门儿，一推就是。”

“嗯，我知道了。”孙伯仲微笑着点点头。

就这样，薛洞天出了密室，把密室入口复原，出了西厢房。

## 第二章 拜把子

虽然薛少浦表面上答应并且留下了孙伯仲，但是心中仍很是顾忌，生怕这个“反动”的赤色分子给其家族带来厄运。薛少浦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欲反抗又不敢反抗”的代表，内心是极为矛盾的。不反抗，不妥协，就意味着静待奴役。薛洞天恰恰与其父相反，是一个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热血青年。

说来薛洞天这个名字，有一个来历。这个名字是薛洞天的爷爷薛苍亭给起的，家谱中的他应该是冬字辈的。本来薛洞天应该是叫薛冬天的，薛苍亭说听着不顺耳，冬天寓意不好，没有活力。于是，薛冬天这个名字，就让薛苍亭一票否决了。否决的当即，薛苍亭灵感一来，便把中间的“冬”字更换成了“洞”字。薛洞天，这名字响亮，豪气。“洞”字按动词讲，这意思是要把天捅个窟窿，这下薛苍亭满意了。薛苍亭给孙子起了这么个豪气的名字，也是希望孙子能一改门风，做个惊天动地的人物。自从薛洞天改了名字，就越来越不安分。薛少浦常常埋怨父亲薛苍亭给薛洞天起了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名字。

自从孙伯仲藏匿到了薛家，薛洞天往来密室的次数尤为地频繁。在这之前，家中的这个密室薛洞天自懂事起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自己七岁那年带着一种无限的神秘感尾随父亲来此；另一次是爷爷薛苍亭过世那一年，和父亲把爷爷的遗物都贮藏在密室。薛家密室的机关，只有薛家父子知道。另外薛家西厢房墙上那个挂钟，还有一个神奇之处，就如同一把密码锁，分针和时针的角度是可以随着密室大门的角度调节的。所以，即使有人知道了西厢房挂钟分针和时针的原始角度，也可能被主人更换了密室密码。更换时针和分针的角度也是有规律的，这规律，薛家上下只有三个人知道，薛少浦、薛洞天和逝去的薛苍亭。

自从那天孙伯仲领导若干学生在北隆大街示威游行，大部分学生被抓，孙伯仲被薛家藏匿，镇上的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署在镇上的各个街口都增加了警力戒备，大有连一只反日思想的苍蝇都不会飞出去的意思。至于被抓的那些学生，也没什么动静，但是境遇是可想而知的。

孙伯仲的一日三餐都是薛洞天来送的，每次送餐薛洞天都要在密室里待上一会儿，和孙伯仲大聊外面的时局。每当说到兴奋处，薛洞天总要手插腰间，面

色肃然，一副意气风发的姿态，仿佛当下就要投身革命，纵身跃入抗战大潮。孙伯仲夸奖薛洞天为神州好儿女，赞誉其为民族英才。一来二去，两人话语投机，大有英雄惜英雄的架势，竟然有了义结金兰的想法。这个想法自然是豪气的薛洞天提出来的。

孙伯仲转眼已经在薛家的密室内隐匿了三天，三天来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这间不见阳光的密室。傍晚时分，薛洞天拿着装有热饭菜的食盒再次来到了孙伯仲藏匿的那间密室。

孙伯仲在此终日闲来无事，只得借书架上这些书籍打发时间。孙伯仲此时正手捧一本书看得入神，薛洞天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走到孙伯仲身边，孙伯仲竟然没有觉察。薛洞天嘴角坏笑了一下，突然猛地用手拍了一下孙伯仲的右肩，孙伯仲被吓得“哎哟”了一声，眼镜滑到了鼻子尖。抬眼余悸地看了眼薛洞天，并没做声，只是扶了扶眼镜，长长地吁了口气。

“孙大哥，你这看书也太认真了吧？一个大活人进来，你愣没看见，呵呵。”薛洞天把食盒放在桌上，“今天做的是熘肝尖儿、大米饭，快趁热吃吧！”

“哎呀，习惯了，读起一本好书，就很容易忘我。”孙伯仲边说边打开食盒，饭菜香气伴着热气扑面溢出。

薛洞天拿起孙伯仲适才看的那本书，看了看书皮，写着“资治通鉴”四个字，随意翻阅了一下，满书的文言文。薛洞天头一歪，把书板板整整地合上，叹道：“这书我是看不懂，写得太正经！”

孙伯仲边吃边说道：“这叫正史，宋朝以后的皇子学习都看它的，学习其中的执政经验。这不是一般的书能企及的！”

薛洞天没读过《资治通鉴》，也不知其为多么伟大的史书，他只是认为《资治通鉴》之流并没有《七侠五义》和《水浒传》看着过瘾。爷爷书架中有一些闲书，但不多，却让薛洞天看遍了。至于那些正经八百的文学著作，薛洞天不屑一顾。原因很简单，他不喜欢！爷爷薛苍亭是一个儒气很重的人，勤读好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与客商相处，无人不称颂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是江北有名的一代儒商。

薛洞天信步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薛家将》来，大步走向孙伯仲跟前，说道：“我看，那本《资治通鉴》可比不上这本《薛家将》好看！”

“是吗？人各有所好。”孙伯仲吃饭的样子很斯文，“为啥喜欢看《薛家将》？《呼家将》《杨家将》不都是这一类型的吗？”

“因为我喜欢薛仁贵！”薛洞天回答得很干脆。

“哦。”孙伯仲应了一声，抬起头，饶有兴致地问道，“为啥？”

“呵呵，因为我姓薛呗！”薛洞天神秘地笑道。

孙伯仲面色恍然，也跟着笑了起来。不一会儿，孙伯仲吃完了饭，碗筷装进食盒，收拾好。孙伯仲面色肃然地问薛洞天：“洞天兄弟，你真要做薛仁贵那样的英雄？”

薛洞天点点头，说：“我们薛家三代儒商，没有一个人投身戎马的，我就想当薛家从戎的第一个！我从小就喜欢听镇子口说书的郝先生讲《薛家将》，非常崇拜薛仁贵。后来，发现了爷爷这里有《薛家将》的书，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一心想做薛仁贵这般的英雄，立国安邦。”

“既然你这么想为国家效力，为啥在这民族生死危亡的时刻不去从军呢？为国效力，一展抱负。”孙伯仲略有不解。

薛洞天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我爹不让我从军，说啥好人家的孩子不当兵。家中殷实富足，温饱无忧，何必去当兵受苦讨那几个饷钱，当兵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虽然有心当兵，可是我爹一心让我继承祖业，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商人，好好地做买卖。可是……孙大哥，你也能看出来，我压根儿就不是块经商的材料！我哪儿是做商人的料儿啊？算盘子我还整不明白呢！”

孙伯仲听出来了，这是一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思想代沟，人生观不同而产生了分歧。孙伯仲对薛洞天表示理解，但是薛父也是舐犊情深，一番好意。孙伯仲拍了拍薛洞天结实的肩膀，说：“洞天兄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孝子，要不然凭你的性子，估计现在早就远在军营了。老掌柜的也是一番苦心，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要老掌柜的说服。”

“说服我爹？依我爹的性子，我看难啊。”薛洞天对于说服薛少浦同意自己从军，感觉没自信，“我爹是出了名儿的遵循祖训，主导思想就是子承父业。我爹跟我爷爷一点儿都不像，我爷爷他老人家的思想是很开明的，我这名儿都是我爷爷违背家谱起的。爷爷很尊重我这个孙子的意见的，活着时总护着我。我爹最听爷爷的，可是我爷爷过世了，我也就找不到可靠且实力雄厚的‘盟友’了。”

孙伯仲苦笑了一下，叹道：“人人都有理想，人人都有困惑。我又何尝不是呢？”

“孙大哥，你又有啥困惑？”薛洞天好奇地抬眉问道。

“我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自幼流浪，吃百家饭长大。后来幸亏有个孙伯收养了我，他是个教书先生，教我识文断字。在我十八岁那年，孙伯染了风寒，不幸离世了。山河破碎，烽火连年，在北平流浪时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我的未婚